

破解美国“高考”

一个在国内高考落榜的男孩，却被美国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录取；北京一个高考理科状元，申请了美国11所高校，竟被全部拒录。

“中国人民破解了美国的教育体系”，有人在网上传发了这样一个帖子，并转发了去年5月29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文中提到一个叫马振翼的美籍华人。

10年前，马振翼在加州创办了一家叫“星腾科”的教辅机构，为高中生升大学提供咨询及考试培训服务。

2009年，这家机构进入中国内地，在北京、深圳等地设立了分支。10年来，“星腾科”帮助数千人学生，进入梦寐以求的美国名校。

美国顶尖大学究竟是怎样招生的？与国内只看分数的高考比有什么不同？

春节前，在北京建国门外一栋高层写字楼里，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深谙美国大学录取之道的马振翼。他笑呵呵地说：“美国各大学，都有一套挑选未来优秀人才的系统，而我们就是在不断破解它。”

“我看不到他们的灵魂，听不到他们内心的声音”

今年34岁的马振翼，在台湾出生，小学即到美国留学，大学读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在华尔街干过，还当过高中老师，后来自己创业。他身材高大、壮硕，长了一个像成龙一样的鼻子，人很健谈，说话语速极快，少有停顿。

“咨询，就是聊天啦。跟内地学生谈话，我最头痛的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马振翼说。“差不多”、“马虎虎”、“还行吧”，这些孩子回答问题时，大多三言两语，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交谈起来特别费劲。问他们为啥想去美国读书，回答基本上就是：那边教育先进，科技发达，学成分后报效祖国；想以后去华尔街当证券分析师；要不就是父母让去的，看别人都去等等。总之，千篇一律，大同小异，说得很表面化。

“我看不到他们的灵魂，听不到他们内心的声音。”面试100个学生，有80多个不清楚自己真正要什么、想干什么。

有天，一个从银川来的男孩，让马振翼眼前一亮。

这个男孩姓杨，他在北京见到马振翼时，已经高中毕业快一年了，没有上大学。他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家庭经济中等。小杨的父母觉得，孩子只要能进美国排名前30的大学，就很满意了。可聊了没多久，马振翼就在心里说：这是哈佛大学的人才啊！

小杨长相普通，但给人的印象很阳光，善于表达，“聊他的经历，让人感觉很有趣、很兴奋”。他是从农村出来的，7岁之前，都生活在一处沙漠里。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天空常常是黄色的。

跟绝大多数天考考的高中不同，小杨花了很多精力，忙于一件喜欢的事：做NGO（非政府组织）。他说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知道那些农村孩子需要什么，也懂他们的心理。

“像西部农村的学生，不仅缺乏物质资源，更缺少精神资源。他们需要资助，我要帮他们，哪怕是小小的帮助。”他曾与同伴募集到5万本图书、15台电脑，分别送给18所农村小学。他还跑到大学征招短期支教老师，去偏僻地区的小学教英语、电脑、音乐等。多的时候，他甚至召集到一百来个志愿者。

“我很看不惯地方上一些公益组织的腐败做法。他们把公益当成生意做，挂羊头、卖狗肉，以慈善的名义捞钱，践踏人们的爱心。”接着，他讲了不少让马振翼大开眼界的故事。

“你们知道吗，他让我觉得可贵的地方在哪儿？”马振翼自问自答道。“可贵的是，他不惯一些公益组织的行为，但他并不只是发发牢骚，而是自己想着去做，去改变，亲手创办一家NGO。”

他告诉马振翼，开始特别不顺，跑了很多地方，找了许多人，都没办成。最后，是当地一家媒体出面，帮他挂靠在一个县级单位下边，才算注册上。

“小杨办的NGO，很有创意，是一家网站，一家整合了当地公益资源的网站。”比如，现在有20名可以支教的志愿者，把他们的资料发布到网上，哪家NGO需要，直接联系就可以了，不用到处找人；再比如物资、像电脑、书刊、过冬衣物等等，都发布到网上，大家支配。这个网站，实际上就是NGO资源共享的平台。小杨告诉马振翼，网站已小有规模，有200多家NGO成为他们的会员。眼下，他们正在做远程教育，想让僻远地区的学生，通过网络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小杨的另一段经历，也让马振翼很感兴趣。高中毕业后，小杨一个人去了西藏，在牧区与藏民生活了半年。“人生就像旅行，重要的是不是你去了哪里，而是在旅行的过程中，你都遇见了什么人，他们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快乐。”小杨这么认为。

“你就没有很难过的时候？”马振翼问他。“没有，我喜欢哭。”“你是怎么评价自己的？”“首先，我是一个热情的人。我喜欢新的东西，喜欢挑战、喜欢自由。还有，如果是我认准的事，我会很执着，一定会去做。”



马振翼

“在你的成长中，有谁给你好的帮助或建议？”“我爸爸。他一直告诉我，要学会宽恕和帮助别人。”

马振翼问小杨，去美国上大学，最想读什么专业？他回答说：中国经济改革30年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受益最大。而西部，几亿人像是被忽略了。他的故乡，现在依旧落后、贫穷。

“我常常有种无力和受困的感觉。如果能去美国上学，最想读的是经济学。我希望学到好的知识和理论，将来到回家乡，改变那里。”

这番回答让马振翼很满意。“你们问，美国一流大学，有什么录取标准？这还真没有一个定律。如果硬要套的话，可以这样说：他们要的是将来可以影响世界的人，是具有这种潜力的人。”他飞快地说。

换了口气儿，马振翼又接着说：“影响世界，先看你是否影响了周围的环境，你都做过什么。在美国，高中4年什么都不做，天天关起门啃书本，肯定不行，一定进不了哈佛。”

“试想，一个说自己有领袖才能的人，却从来没做过领导；一个说自己很勇敢的孩子，却从来没冒过险；一个说自己很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却从未尝试自己想过的事，人家怎么能相信你呢？”

“这个姓杨的小伙子就很棒。看不惯环境，他就自己去做一个NGO。虽然很困难，但他始终不放弃，克服重重阻力，最后注册成功，募集到善款，这说明他有克难制胜的勇气和能力。旅途中，他能拔刀相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就很勇敢、很有担当嘛！还有在牧区生活时，他去小学无偿地教书，帮助当地的穷人，这种服务社会的精神，正是一个优秀的人所必备的品质。”

可是，小杨的考试成绩不理想，SAT（相当于国内的高考）分数满分是2400分，他只考了2000多点儿，申请哈佛能行吗？那可是世界级的竞争啊。据说2011年，哈佛的入学申请人数，升至史上之最。

哈佛对小杨的面试地点在北京。谈话结束时，面试官笑着对他说：“假如你被录取的话，你将是哈佛有史以来，录取分数最低的华人学生。”

最终，哈佛的经济系录取了他，并给了全额奖学金。

“你的梦是什么？你的故事是什么？这些非常重要”

一天，有对母子前来咨询。孩子妈兴冲冲地对马振翼说：我儿子的SAT，考了2370分，你一定要让他进哈佛或耶鲁！但是，马振翼跟她儿子接触后，感觉特无聊，很无奈。

“No，我做不到！”他告诉孩子妈。“为什么？”她跳起来问，“我儿子的分数，接近满分。他要进不去，简直没天理了！”

最后，这个男孩果真没去成哈佛，也没进耶鲁。得知北京那位高考理科状元被11所美国名校拒录的事，马振翼说他一点都不奇怪，觉得很正常。

“在美国，即使是那些在高中全校排名第一、SAT满分的学生，许多也照样会被哈佛刷掉。”马振翼介绍道。“星腾科”的SAT培训班，年年都能出几

个满分学生，相当于国内的“状元”。但他们中的大部分，最后都进不了美国排名前10的大学。

有媒体报道说，普林斯顿大学拒绝了半以上SAT成绩接近满分的申请者。其他美国顶尖大学，也都有类似情况。“排名越靠前的学校，挑选人才时，往往越不看重学业，而更看重素

的英语能力很差，而且，在自由时间里，除了功课，没做过什么有助于录取的事。但他们的爸妈，却要求他们入读常春藤盟校。”

即使有课外活动，也很单一，大多是学校组织或安排的，像“模拟联合国”、军训等；要不就是去敬老院做义工，当运动会的志愿者，体现不出学生的个性，也看不出参与者的想法和热情。

“我了解了你做的课外活动后，仍不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马振翼常常无可奈何地对学生说，并教导他们，“年轻人最大的课题，就是找到自己，找到自己喜欢什么、要做什么。做自己喜欢的事，加之不懈地努力和坚持，成功离你就不远了。”

他反复提醒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你的课外活动，是否体现出你的个性？你做的事情，是否影响或改变了他人和环境？课外活动的参与和表现，会透露出学生的人格特质。正是这些特质，决定了名校作出是否录取的考量——甚至在你学科成绩并不突出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被录取。

马振翼强调，大学考察课外活动，实际考察的是学生的能力。能突出你能力的活动，就是好的活动。假如你参加了3种社团，都是普通团员，就不如只参加一个，但是担任了主席职位，这代表你有组织和领导能力。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也是，要有突出表现为好。美国的高中有各种社团，自己也可以申请组建新的社团，所以，参加了并不说明问题，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组织了哪些活动才重要。

他还列出了一些美国名校比较看重的项目，例如：体育、社团、夏令

营、研究性活动，或者参加实习、做义工、旅游、参加比赛，甚至还包括兴趣和爱好，哪怕是逛商店买东西、玩电脑游戏和听音乐……

“如果还是不知道自己想做做什么，那他们会通过咨询和测验，了解学生的内心。你想要什么？想干什么？梦是什么？找到他的兴趣点，就引导、鼓励他去尝试。”

但真做起来，并不容易。“我们跟学生沟通时，很多时候得一点点地回，一点点地扳。”马振翼说，他们会问学生诸如如此类的问题：你最高兴的儿时记忆是什么？距离最近一次哭，多久了，为什么哭呢？

他们是去美国上大学的，跟什么時候哭、什么时候笑，有啥关系呢？许多人不解。

“当然有关系了！”马振翼笃定道，“一所大学要招几百人，他们要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与众不同的地方，从本质上与别人区别开来。你的喜怒哀乐，能暴露你的内心、你的性情。比如说，有个学生讲，他最近一次哭是在6岁，为什么哭，已经记不得了。那么这个学生，很可能是一个正面、乐观的人。”这么做的目的，就像是扒开外皮露出瓤，看清一个人的本质。

这招还挺管用。连与学生朝夕相处的父母都不知道的隐私，也让马振翼给刨出来了。有回，他问一个学生啥时候哭过，回答说是几个月前。为啥哭？说是朋友背叛了他。怎么个背叛法？造成什么伤害？一路追根问底，才发现事情不简单，这个男孩是同同性恋。在后来写的大学申请信里，男孩坦陈了一切，反被录取了。

马振翼还给一个特别不爱读书的学生做过咨询。聊着聊着，他发现这个男孩很喜欢玩电子游戏，那就聊电玩吧。“一谈到这，那家伙滔滔不绝。”那家公司设计的游戏最棒，玩家们现在都玩哪款游戏、去什么网站玩、如何操作、武器系统怎样，等等。

“你简直就是个专家嘛！”马振翼夸他。

“嘿嘿，还行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开发一款游戏？”

男孩愣了一下，说从没想过。

马振翼鼓励他试试，又说服孩子爸，给他买了几千块钱。接下来，男孩自己动手写出剧本，又跑到一所艺术学院找大学生帮他绘画。虽然他的游戏没有全部完成，但他把企划案，成功地卖给了一家游戏公司，获利两万。整个过程，历时8个月。

在整个过程中，男孩学会如何与

人沟通协调，如何跟人谈判，如何组织团队。他要管别人，给人发工资，要做企划，要掌管财务……经过这8个月，男孩说自己一下子长大，有了责任感。后来，他被美国排名15的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系统录取。

“我们会有意地，让刚进入高中的孩子，发掘出自己的社会意识和独立自主的态度。”马振翼强调道。

万有人撒谎怎么办？伪造自己的课外活动，没做过的事，就说做过了，那些远在美国的录取官，怎么可能发现？类似的问题，马振翼曾问过一个小窍门：多问细节。

“这个简单啊。”对方告诉他一个小窍门：多问细节。“比如，一个学生说他发明了某种东西，你可以问他：使用何种工具、哪里出产、什么牌子、性能如何等等。”哈佛在北京面试一个学生的时间，通常为40-100分钟。如果根本没做过的事，一个高中生，是经不住那些久经沙场、经验老到的面试官追问的，总会露出破绽。

“申请者的人生故事，那么真实、动人，你无法伪造”

在美国，到了申请大学最后阶段，学生能下工夫的，只有自己写的申请信了。其他都木已成舟，只有这个，可以努力写得更好。

像哈佛，每年的申请者有2-3万人，录取的只有2000多人。面对成千上万封申请信，一所名校的录取官，读一封信的时间很有限。怎样才能让他们在你的信上多停留一分钟，能否让他们对你留下深刻的、超越刻板分数的印象，关乎申请者的命运。

“关键就是要写出个性，写出彩儿。要一下子吸引住录取官，要在不长的篇幅里，强烈地呈现出你的形象 and 人生理念。”马振翼强调说。

“你的故事不一定很离奇，但一定要让人感动，与众不同。”这是马振翼坚持的标准。“星腾科”培训班里有几个华裔女孩，父母是开餐馆的，没什么文化，家族中也没有人上过大学。她自己很少参加课外活动，课余时间都在餐馆里帮父母的忙。她的大学生申请信，就写在餐馆里干活儿、在家照顾弟弟的事儿，写得很生动、很具体。结果，那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打动了哈佛录取官。

有记者曾问哈佛大学录取部主任威廉·在难一年的录取工作中，什么最令他难以忘怀？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阅读申请者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是那么真实、动人，你无法伪造。”

“在这里，你每年能看到一两万个申请者的真实生活。他们的高中的家，他们的家乡，他们喜欢的做的事情。还有这些人，在生活中克服困难的成就。任何一个做这份工作的，都是个幸运儿。因为你有机会看到未来。从这些学生身上我看到了，未来的样子真不错。”

每年春季大学录取过后，在北美华人报纸、网站上，都会出现不少相关文章。那些刚刚结束激烈竞争的人，撰文谈体会、晒心得。

有篇文章，专门讲了一个学生如何成功地写申请信的事。

这个男孩高三时，挑头建起网上论坛，主要用于同学内部交换信息、讨论作业。但好的愿望，却演变出坏的结果，参与者渐众，论坛失控，内容五花八门，有人把一些旧试题和答案也贴上来。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期末化学考试，考卷与论坛曾贴过的一模一样。

很快，网站被人告发，校方如临大敌。在美国，作弊是很严重的事。作为网管，男孩的成绩单里，不仅多了个刺眼的F——不及格，还差点被学校开除。

本来，这个男生成绩很好，在全年级500人中排名第一；课外活动也很积极，暑假连续3年做水上救生员，选青藤盟校十拿九稳。但突然卷入这样一场风波，他连上普通大学都玄。第一次遇到人生路上的挫折，男孩非常沮丧。有段时间，他甚至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

他的大学申请信，写的就是自己犯下的这个错误。原本是一件不光彩的经历，却让他写得非常积极、正

直。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直。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

马振翼在为学生进行咨询